

圖繪
雨晉通俗演義

冊八第

用僧言光還兵



主弑謀隨段逆依



謀刺未成秦后死節



失營被獲毛氏捐軀



魏後創興跋珪



慕容垂計滅丁零



智延謀旋師驚驚噩夢



勇翟溫斬將掃辱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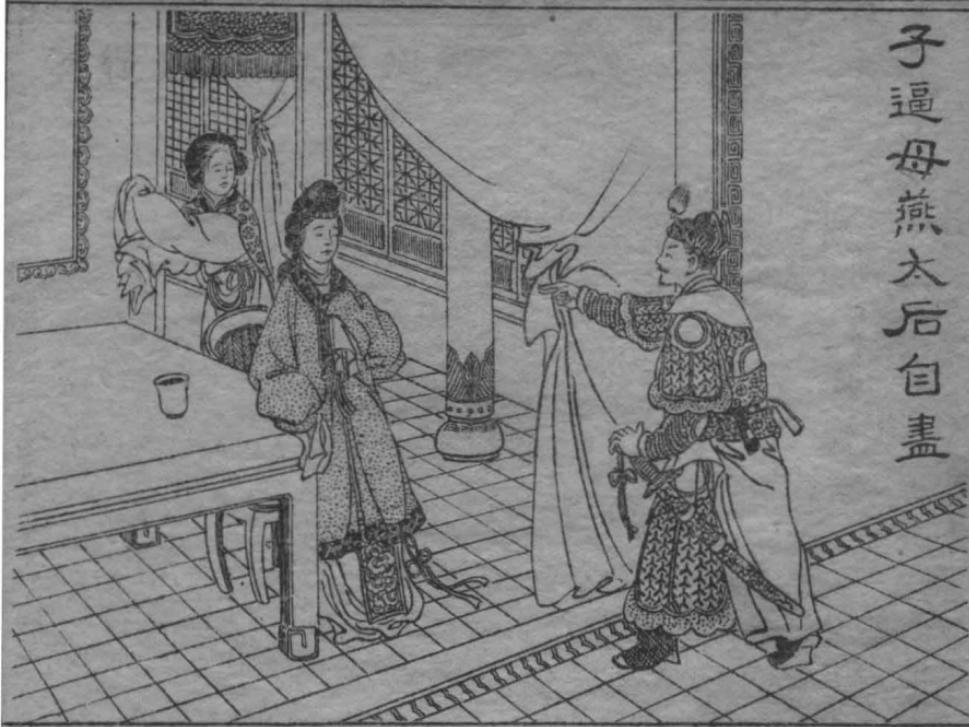
失都城西被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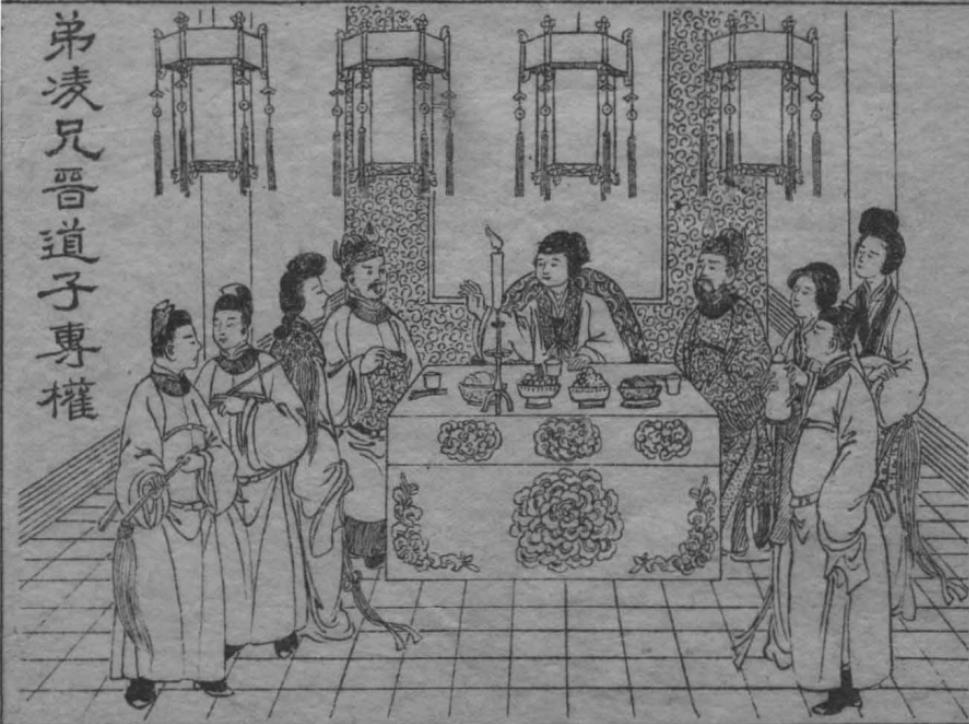
壓山北寨爭魏雄



子逼母燕太后自盡



弟凌兄晉道子專權



殷仲堪倒柄授桓玄



張貴人逼凶弑孝



迫誅姦稱矢犯北闕



僭尊稱僭將遣伐西秦



呂氏肆虐涼分崩



燕作寢衰魏兵深入



勝為敗轉珪跋拓



奔出怯因容慕



圖書兩晉通俗演義卷八

第七十一回 用僧言呂光還兵

依逆言段隨弑主

却說苻丕嗣位以後。令侍中王永都督諸軍。擬討慕容氏及姚萇。因先傳檄州郡。號召吏民。檄文有云。

大行皇帝背棄萬乘。社稷無主。征東大將軍長樂公丕。先帝元子。聖武自天。受命荆南。威鎮衡海。分陝東都。道被夷夏。仁澤光於宇宙。德聲侔於下式。永與司空甄等。謹順天人之望。以季秋吉辰。奉公紹承大統。銜哀即事。栖谷總戎。枕戈待旦。志雪大恥。慕容垂為封豕於關東。泓沖繼凶於京邑。致乘輿播越。宗社淪傾。羌賊姚萇。我之牧士。乘釁添天。親為大逆。有生之巨賊也。永累葉受恩。世荷將相。不與驪山之戎。榮澤之狄。共戴皇天。同履后土。諸牧伯公侯。或寃沛宗臣。或四七勲舊。豈忍捨破國之醜。豎。縱殺君之逆賊乎。主上飛龍九五。實協天心。靈祥休瑞。史不絕書。投戈効義之士。三十餘萬。少康光武之功。可旬朔而成。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師。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。武將猛士。風烈雷震。志殄元凶。義無他顧。永謹奉乘輿。恭行天罰。君臣始終之義在三。忘軀之誠。戮力同之。以建晉鄭之美。因申羿奡之誅。寧非善乎。特具檄以聞。

這篇機文傳遞出去。却亦說得有條有理。無如苻氏已衰。不能復振。徒憑那紙上空談。

喚不起甚麼義舉。還有秦將呂光。自略定西域後。得受封西安將軍。西域校尉。光定西城見六

回中他聞關中大亂。擬留居龜茲。不願東歸。惟當時有西僧鳩摩羅什。為光所得。頗加

信用。獨勸光亟還隴右。光乃用橐駝二萬餘頭。載運外國珍寶。及奇技異戲。殊禽怪獸。

千百餘品。并駿馬萬餘匹。啟程而還。小子敘到此處。記得那鳩摩羅什的履歷。也與後

趙時的佛圖澄。同一怪異。說將起來。又有一番特別源流。鳩摩羅什世居天竺。祖宗嘗

為國相。父鳩摩羅炎。秉性聰懿。將嗣相位。獨辭避出家。東度葱嶺。行至龜茲。龜茲王聞

他重名。出郊迎入。尊為國師。王有妹。年已二十。才慧過人。鄰國交來乞婚。俱不見許。惟

見了鳩摩羅炎。却是芳心相契。願訂絲蘿。才女亦喜配和尚度炎不甚樂從偏。國王硬為要求。只

好勉從王命。詣成一番歡喜緣。未幾。炎妻有孕。慧解逾恆。十月滿足。產生羅什。過了七

年。見羅什已有知識。乃挈與出家。命羅什從師受經。羅什過目成誦。日讀千偈。無不記

憶。且盡通曉。既而鳩摩羅炎不知所適。羅什母也。挈子遠游。行至沙勒。頗得國王優待。

乃暫寓沙勒國中。羅什更博覽五明密論。及陰陽星算。莫不闡幽盡妙。所以吉凶休咎。

都能豫知。年至二十。聲名大噪。國人多奉以為師。龜茲國王遣使迎歸。羅什廣說諸經。

四遠學徒。無人能及。羅什母亦悟徹禪機。欲往天竺求佛。但留羅什傳教東土。才身西

去後來得成正覺。進登第三果。坐化了事。惟羅什留居龜茲。專以大乘教課徒。遠近景仰。秦王苻堅亦有所聞。擬密迎羅什至國。可巧太史奏稱西域分野。出現明星。當有大智入輔中國。堅惶然道。莫非就是鳩摩羅什麼。及將軍呂光受命西征。堅特與語道。若得羅什。即當馳驛送來。休得遲慢。光唯唯而去。羅什聞光軍將至。便語龜茲王曰。純道國運已衰。將有勍敵從中國來。宜盡禮迎納。勿抗敵鋒。白純不從。果被光陷入國都。將純逐走。擄住純家屬多人。一面搜訪羅什。竟得相見。光因羅什年齒尚少。未有妻室。當將龜茲王女。強使為妻。羅什堅辭不受。光笑道。道士貞操。豈過乃父。何必固辭。羅什尚不肯依。光乃佯言罷議。但使羅什酣飲醇醪。待他沈醉。扶卧密室。又迫龜茲王女與他同寢。至羅什酒醒。始知中計。不得不將錯便錯。同效于飛。述重光會光引軍出巡。使羅什從行。道經山麓。下令安營。將士已皆休息。羅什白光道。將軍在此。必致狼狽。宜徙軍隴上。光以為妄言。笑而不納。到了夜半。天果大雨。洪潦暴起。水深數丈。溺死至數千人。光始服羅什先見。及光欲久居龜茲。羅什又進諫道。此處乃凶亡故土。不宜淹留。關瀧自有福地可居。請即東還。光因前次不從羅什。致遭水患。此番怎好再違忠告。自瑞焉。機乃決計引歸。行至玉門。為涼州梁熙所拒。責光擅命還師。特遣子胤與部將姚皓別駕衛翰。引衆五萬。出擊光軍。一戰即敗。再戰又敗。胤率輕騎數百人東奔。被光將杜進

追着活擒而去。於是武威太守彭濟誘執梁熙向光乞降。光殺熙父子。遂入姑臧。自領涼州刺史。護羌校尉。表杜進為撫國將軍。武威太守。封武始侯。自餘封拜各有差。隴西郡縣陸續歸附。惟酒泉太守宋皓。南郡太守索泮不服光命。光發兵往攻。依次陷入。執住宋皓索泮。責他違令不臣。泮胡聲道。將軍受詔平西域。未聞受詔略涼州。梁公何罪。乃為將軍所殺。泮不能為國報讎。深加慙恨。主滅臣死。何必多言。硬頭子光竟令斬泮。却是個

并及宋皓。先是張天錫南奔。見六十世子大豫。不及隨從。走依長水校尉王穆家。穆與太豫同走河西。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。糾衆數千。迎太豫為主帥。佔據一方。光入涼州。令部將杜進招討。大豫麾衆殺退杜進。追逼姑臧。王穆諫阻道。呂光糧多城固。甲兵精銳。未可輕攻。不如席捲嶺西。厲兵秣馬。然後東向與爭。不出暑年。便可得志了。大豫不從。遣穆至嶺西乞師。建康太守李隱。祁連都尉嚴純。闕襲等。統起兵相應。又有鮮卑舊部羌叟思復鞬。即晉初叛首樹機能姪曾孫。避居河西。漸復舊業。樹機能事。見首卷。此時也願助大豫。遣子奚干等至姑臧。大豫屯兵城西。王穆與奚干屯兵城南。光猝發兵出南門。襲擊奚干兵營。奚干不及防禦。驟為所乘。竟至敗沒。王穆亦被牽動。全軍俱潰。就是大豫所率的兵士。也聞風駭退。於是大豫奔廣武。王穆奔酒泉。廣武人執住大豫。送至姑臧。被斬市曹。會光得接長安音信。纔知秦王堅為姚萇所害。乃令部曲喪服舉哀。設

祭城南。謚堅為文昭皇帝。大臨三日。乃大赦境內。建元太安。自稱中外大都督大將軍。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。看官欲知呂光的身世。原來就是秦太尉呂婆樓的長兒。源出氐族。素居略陽。婆樓為秦王堅佐命功臣。故得享尊榮。垂及子嗣。相傳光生時。曾有光繞室。因名為光。年十歲。與村童嬉戲。喜為戰陣。自作統領。部署精詳。儔類莫不悅服。惟不樂讀書。專好馳馬。及成年後。身長八尺四寸。目有重瞳。左肘有肉印。沈毅凝重。王猛嘗目為異人。白諸苻堅。舉為美陽令。頗有政聲。嗣遷鴈揚將軍。調任步兵校尉。累著戰績。及往略西域。左臂肉印中現出赤文。有巨霸二字。夜間安營。嘗有黑物護住營外。頭角嶄然。目光如電。詰旦即雲霧四周。不得復見。光疑為黑龍。杜進謂即龍飛九五的預兆。光以此自喜。遂有大志。返據涼州。乘機自立。這便是後梁建國的權輿。亦
八十六國中
故時從詳徵 同時乞伏國仁。亦在勇士川築城為都。國仁見六
十八回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。大單于。領秦河二州牧。改元建義。何義之有 設置將相。分屬境為十二郡。是為西秦。彼分此裂。不相統屬。可見得苻秦一敗。逐鹿已多。單靠着晉陽苻丕。孤危一綫。欲繫千鈞。談何容易。惟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。為丕宗親。自關中奔至晉陽。與丕相見。丕拜纂為太尉。進封東海王。遇事必咨。共圖恢復。兵尚未發。那鄆城已早被燕將慕容和據去。且博陵守將王充。本是苻氏第一忠臣。偏被那燕王垂子慕容麟引兵圍住。害得糧盡援窮。功曹

張猗踰城出降。並為慕容麟招募丁壯。編成隊伍。號為義兵。引至城下。呼充答話。勸令降燕。充登城叱責道。卿為秦人。我為卿主。卿乃糾衆應賊。反稱義旅。何名實不符。竟至如此。古人有言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卿有老母在城。甘心棄去。還說出甚麼忠義。我不料中州文物。偏出一卿。不孝不忠。試問卿有何面目長居人世呢。說着。彎弓欲射。猗急忙馳退。纔免箭傷。閏數日。城被陷沒。充被擒不屈。便即遇害。還有秦固。安侯苻鑒。也為麟所殺。能為宗邦殉節。不論夷夏俱屬忠臣。麟向慕容垂報功。垂已至中山。見城郭繕固。宮室構新。所有府庫倉廩。統皆充溢。便顧語諸將道。這是樂浪王的大功。就使漢代蕭何想亦不過如是了。看官。你道樂浪王為誰。乃是前燕主慕容儁第四子溫。垂起兵攻鄴時。溫亦引衆往會。由垂命為征東將軍。封樂浪王。使與慕容農等同定中山。即留溫居守。溫勸課農桑。懷遠招攜。外拒丁零。內撫郡縣。吏民爭饋糧餉。遂得富足。繕城築室。措置裕如。垂既得此安樂鄉。當然不願他去。將佐復聯牋勸進。乃以中山為國都。就南郊燔柴祭天。自稱燕帝。改元建興。署置公卿百官。續修宗廟社稷。立世子寶為太子。餘子農為遼西王。麟為趙王。隆為高陽王。范陽王德為尚書令。太原王楷為左僕射。樂浪王溫為司隸校尉。領冀州刺史。追尊生母蘭氏為文昭皇后。徙銖后段氏神主至別室。改奉蘭氏配饗。博士劉詳董謐。謂堯母位列第三。茲未嘗因堯為天子。上陵姜源。王道貴示大公。不宜